



榮光常在

——這些勳章，是他數十年軍旅生涯中，為榮譽而奮鬥，所留下的步履痕。

【作者速寫】智華女士，臺南人，曾任小學教職，大學畢業，曾任國中教職，曾任國特優良教師。



我與老李是銅山縣立中學校友，因都喜好籃球運動而成為好友。民國三十七年秋天，徐州地區戰雲密布，社會動盪不安，學校停課，我們因而輟學！為了遠避戰禍，我們不約而同，先後到達大上海，響應從軍報國號召，老李考取了裝甲兵，我則當個陸戰隊員，不過仍然經常保持聯繫。

善有善報話老李

——小心翼翼地鑽出戰車，冒著槍林彈雨，以顫動的雙手，拖拉那條油滑的鋼索繩，歷經「四出四進」的折騰，在過程中雖弄破手指，總算達成任務……

「落荒而逃」了！三十八年四月間，我們陸戰六團移駐臺灣整訓，先行離開了上海；老李的戰車部隊，則留在上海參加保衛戰。後來聽他說起當年戰況，非常激烈，他們的戰車排有一輛車的履帶，被敵人砲火擊毀，陷入泥沼，動彈不得，排長即命令他們那輛戰車去救援；按編制，戰車上除車長外，另有駕駛及機槍手，老李是副駕駛，車長要他下車去掛拖拉繩，將受損的友車拖離戰場。李長文那年十八歲，一點作戰經驗也沒有，說不怕是騙人的，這項任務對他來說，是既危險，又艱鉅；但「命令如山」，毫無妥協的餘地，只得鼓起勇氣，從車上出入口爬出

去；但他剛露出半個頭，就聽到「略：略：略：略：略」一陣槍聲掃過，他很快把頭縮了回來。在那激烈的「槍林彈雨」下，根本就出不了戰車「洞」口，車長便要他從車底「安全逃生門」出去。他因個頭小，動作靈敏，小心翼翼地鑽出戰車，冒著槍林彈雨，以顫動的雙手，拖拉那條油滑的鋼索繩，歷經「四出四進」的折騰，在過程中雖弄破手指，總算達成任務；而他排沒參加救援的另一輛友車，卻被擊傷，並有一人陣亡。戰後，老李被選為「戰鬥英雄」，榮獲各界表揚。

「鐵打的營盤，流水的兵」，來臺後，他轉調陸戰隊，既不不上陸戰隊員，也回不了

帽，神氣英挺的模樣，言行風範一一浮現我腦海。靜遠是個簡樸篤實的人，自奉甚儉卻寬待家人親友，從年輕到老始終如一。從不亂花錢，卻肯捨上數千數萬地寄給我娘家，或寄給大陸親友。在我們新婚後數年，他自洗自燙軍服，只為省下一塊五毛錢的洗衣費；每月卻在有限的零用金裡省下數十元，為我父購買一條配給菸菸，即使遠駐外島也設法捐回，連續十幾年，讓我感動而又慶幸，嫁了個慷慨知禮的好丈夫。

他滿懷感恩，常對我說，在臺灣這幾年，是中華民族近五十年來，社會最繁榮、民生最安定的日子，我倆有緣在此相識相愛，成立家庭，將兒女平安健康養大，受良好教育，真是幸福。因此，在他轉任文職退休後，立即參加生命線協會，和年輕人一起受訓、研習一年，成為年長的志工。每次見他戴著老花眼鏡，專心聽錄音帶，逐字記錄文稿的神情，令人敬佩。即使在大年除夕、初一輪值大夜班，一樣是精神奕奕，負責的態度，一如在軍中。

此外，他還「活到老學到老」，到常春學院學國畫。因為毫無基礎，從最基本的四君子「梅、蘭、竹、菊」學起，後來又拜於盧清遠先生師門下，學習嶺南派彩墨畫。他非常用功，每天像小學生一樣定時做功課，很快地趕上學習多年的畫友，甚至可以開個展，真是做甚麼像甚麼。

從他這些勳、獎章，可以想見他是個負責盡職、守法守紀、忠勤任事的優秀軍官。從青年軍的士兵到投考軍校任官，再從初級班、高級班、空參大到戰院，一路升進，接受各階段的在職研習，每一職務都戮力以赴。我無從瞭解他獲獎的具體事蹟，也無從比較這十枚勳獎章是多麼少？是否稱得上是「著有績效」或「功在國家」？可是在我眼中，他同甘共苦的老妻眼中，必然得之無愧；這些勳獎章，是他數十年軍旅生涯裏引以為榮的標誌，是他那些年僕僕風塵，南北奔波，所留下的步履痕。他個性沉穩內斂，不喜張揚，但也不忘懷，遂默默收藏著，等待我們發現。

相相知相守一生



民國九十三年，智華（右）偕同夫婿參加彩墨畫展時留影。

「我猜想，這是他自民國三十七年到臺灣當兵起，隨他出操、打靶、行軍、演習，風裡來水裡去，走過艱苦歲月的吃飯家當吧？舊成這樣，還捨不得丟掉！再掀開飯盒，這才發現他的寶貝——兵籍名牌、藍色銅質名牌、上校官階和五顏六色的獎章、勳章、勳表。數一數，有楷模獎章五枚、懋績獎章三枚、忠勤勳章和壹星勳章勳章各一枚；勳獎章的綬帶已抽絲褪色，而兩個楷模獎章和壹星勳章的銅質獎牌，已不知失落何方？但尚存的獎牌依然光澤如新，在燈光下閃閃發亮。看著這些勳獎章，彷彿回到從前，見他身著軍服，佩戴官階勳表，頭戴大盤軍

，爾今生死契闊，四年來我已從日日望著他的相片垂淚自語，到如今平靜自得，充滿感恩之心。我想，只要有人懷念，人間、天上只在一線之間，他永遠活在我的兒女心中。

清明
——這天，不論天晴天雨，由長者領著兒孫，帶著祭品與鏟刀、鋤頭等工具，將墳地四周雜草，剷除、清理，然後擺上祭品……

清明
唐·杜牧詩云：「清明時節雨紛紛，路上行人欲斷魂，借問酒家何處有，牧童遙指杏花村。」



苗春光、吳月霞夫婦（右、中）偕次子出遊時合影。

原裝甲部隊，一時之間流落街頭，不知何去何從；他夜宿車站、公園，白天看人眼色討飯吃，一度心灰意冷，甚至曾有輕生的念頭。這種日子過了一年多，讓他吃盡了苦頭。所幸「天無絕人之路」，有一天，他閒逛到高雄一家戲院前，居然有一對穿著時髦的夫婦，以「似曾相識」的眼神盯著他看；那位男士首先開口問：「請問先生，在大陸撤退前，您曾到過上海『大光明戲院』看過電影嗎？」經他這麼一問，老李猛然想起那次「路見不平，揮拳相助」的往事，連忙回答：「有……」

那人便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姓王，目前在大學教書，那天您幫我內人解圍，我們非常感激，終生難忘。」接著，可能是看到他狼狽的樣子，關心地問：「先生有甚麼需要我幫忙的嗎？」老李即坦然說出當時困境。

王教授二話不說，立刻取出名片，在上面寫了幾個字，請他第二天拜訪他擔任公職的兄長；果然為他介紹一份工作，不久也娶得美人歸。婚後育有二女，均受過高等教育，長女高考及格，在縣政府任職；次女大學畢業後，擔任國中英文教師，並各自婚嫁，生兒育女，家庭幸福美滿，真可說是「善有善報」！

我隻身來臺，在艱困中奮鬥，成家立業，生長子延華兩個月後，就遇上嘉南大地震，和家人在室外草堆住了一個禮拜，才敢回屋裡。等延華與雪嬌結婚後，生了長興、長玲兩名孫子，有了第三代，在他們細心照料與教導下，轉眼都相繼考取大學。孫子女兒姊妹，從小就乖巧，用功念書，哥哥到臺中念東海，妹妹也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，和哥哥同住臺中，我們都很放心。

但長興與長玲二人在臺中就讀時，經常來電催寒問暖，尤其是節慶假日；好比去年我生日那天，寄來賀卡：「親愛的爺爺，這一年轉換了新的環境，進住榮民安養中心，希望您拋掉過去的一切，迎接新的美好生活……」

【作者速寫】邢福岩先生，民國三十八年入伍，四十一年考取陸軍軍官學校，服役至七十四年退伍，現住楠梓自費安養中心。

我隻身來臺，在艱困中奮鬥，成家立業，生長子延華兩個月後，就遇上嘉南大地震，和家人在室外草堆住了一個禮拜，才敢回屋裡。等延華與雪嬌結婚後，生了長興、長玲兩名孫子，有了第三代，在他們細心照料與教導下，轉眼都相繼考取大學。孫子女兒姊妹，從小就乖巧，用功念書，哥哥到臺中念東海，妹妹也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，和哥哥同住臺中，我們都很放心。



邢福岩（中）在兒、媳和孫女陪同下，參加長孫大學畢業典禮後合影。

到了長興大學畢業的前一天，便由兒子開車，前往臺中參加畢業典禮。當天，學生及家長擠滿偌大的會場